

1645年 江陰人民守城的故事

謝承仁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645年江陰人民守城的故事

謝承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1645年江陰人民守城的故事

謝承仁 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2 1/8印張 85,000字

1976年5月北京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0 定價(6)0.19元

內 容 提 要

明朝末年，滿清軍隊佔領江南，各地人民廣泛地展開了抗清鬥爭。江陰人民在 1645 年堅守縣城，跟圍城的清兵二十四萬苦戰了八十一晝夜，最後城破的時候，城中居民寧死不降，幾乎全部壯烈犧牲。本書用通俗的文字，描繪了江陰人民這段悲壯的鬥爭史實，是一本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故事書。

目 次

開頭話·····	1
一 反薙髮起義·····	3
二 戒嚴除奸·····	9
三 城郊爭奪戰·····	15
四 捐銀助餉,合力守城·····	19
五 清除叛徒顧元泌·····	24
六 閻應元入江陰·····	28
七 大捷·····	36
八 巧計殺敵·····	41
九 主動出擊·····	45
十 “有降將軍,無降典史!”·····	48
十一 砲斃十王·····	51
十二 “願受砲打,寧死不降!”·····	54
十三 城破巷戰·····	57

開 頭 話

明朝末年，由於階級矛盾非常尖銳，爆發了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起義軍在和明朝統治者的不斷鬥爭中，壯大了自己，很快便從陝西北部發展到陝西全省，發展到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

1644年（明崇禎 17年），著名的農民軍領袖李自成帶着他的隊伍打進了北京，推翻了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專制統治。這時，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明朝大將吳三桂正在鎮守山海關，為了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竟背叛祖國，向清軍屈膝投降，並且領着清軍入關攻打農民軍。

於是，滿清統治者就很順利地佔領了北京，建立了以滿清貴族為首的聯合各族統治階級的封建政權。這時國內階級矛盾因滿清貴族的侵入而迅速轉化，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主要矛盾。

在這種矛盾迅速轉化的情況下，明朝的大官僚地主和廣大的人民表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大官僚地主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利和財富，紛紛投降清朝；而廣大的人民和統治階級內部個別愛國的士大夫分子，都堅決舉起了抗清的旗幟。

1645年（清順治 2年），清兵大舉南侵，以福王⊖為首的

⊖ 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自殺，明朝在南京諸區拥立福王由崇祿帝。第二年，改元弘光。

腐朽的南明政权很快就崩潰，長江中下游大部地區全部被清兵佔領。接着，清朝統治者就頒佈了一道嚴厲的薙髮令，限在十天內徹底執行，並且說“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人民稍一反抗，便遭殺戮。

把全部頭髮盤束在頭頂上，是漢人古老的裝束；頭頂薙去周圍的頭髮，把中間留下的部分，編成下垂的辮子，是滿人的習慣。滿清強迫薙髮，目的是從身體上和精神上來奴役漢族人民，壓制漢人的民族意識。薙不薙頭髮，是漢族人民承不承認清朝統治者對漢族的主奴關係的一種表示。因此，當清朝統治者和漢奸們嚴厲執行薙髮命令的時候，就激起了廣大的漢族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悲壯鬥爭。

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是江陰人民的抗清鬥爭。

江陰人民在閻應元和陳明遇領導下，死守孤城。整整戰鬥了八十一天，直到最後仍英勇不屈。充分發揚了祖國人民反抗壓迫和剝削、反抗奴役和侵略的革命傳統，同時也表現了祖國人民堅強勇敢、忠貞不屈、機警智慧、團結友愛的高貴品質。

從江陰人民的反抗鬥爭中，一方面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兇狠殘暴的醜惡面目。江陰雖然最後被攻陷，但是江陰的人民始終沒有屈服。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一首悲壯的史詩，這首史詩在中國人民反抗黑暗勢力統治的鬥爭史上是永遠放射着異彩的。

一 反雍髮起义

江陰在江苏省南部，明朝時隸屬南直隸^①常州府。是一個風景美麗的縣城。在灰色古老的城牆外，圍繞着一條寬四丈二尺、深七尺的護城河，兩岸栽着一排排合抱的垂柳，澄清的河水，沿着城牆邊，日夜不休地流着。縣城的西北有黃田河，像一條彎曲的帶子，從受日門穿城進來，由北往南，再折向東去，然後從東南角朝安門穿城而出。離城北黃田關不遠，有君山、黃山，山上是一片蒼翠茂密的樹林。登山遠望，北面是波瀾壯闊的長江，向東面直奔而去。

往年，江陰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交通方便，商業發達，街上整天都是擠滿着人。可是這年不同了，戰爭的風暴正向這兒襲來，家家關門閉戶，路上行人稀少；黃田河的碼頭變得冷冷清清，一隻船也沒有。

尤其在近幾天來，緊張鬱悶的空氣籠罩了整個江陰城。人們都在噥噥喳喳地談論着，商量怎樣應付當前的大變局。
~~當時清軍已經攻佔了~~長江中下游的許多地方，揚州失陷了，史可法殉難了，南京也丟了，福王被清兵俘虜了；江陰知縣林之驥逃走了，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鑾也跟着逃走了；主簿莫士英暫時代理知縣，但他暗中通

① 明時南直隸包括現在的江蘇、安徽兩省。

敌：这一連串的坏消息，不用說，給大家帶來了失望和不安，至於主簿通敌这件事，更叫大家憤怒和痛恨。

7月17日（原記載係陰曆6月24日，這裏改成陽曆。以下同），滿清派來的漢奸知縣方亨到任。他剛下馬，就雷厲風行地收繳民間收藏的兵器；同時下令要百姓薙髮易服。人心漸漸騷動起來。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憤怒的聲音：

“祖宗的衣冠不能变，要变就是亡國！”

“頭髮不能薙，薙髮就是投降！”

大家都在摩拳擦掌準備行動。只要滿清政府堅決施行強暴野蛮的手段，江陰人民便会毫不遲疑地举起反抗的大旗。

果然，这个日子終於來到了。有一天，江陰城的每个角落都貼出了告示說：“現在中外一家，君好比父，民好比子，父子一体，豈容各異。全國奉到命令十天內一律薙髮，倘敢違令，殺毋赦。”告示上还寫着碗大的字：“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

滿清政府要在十天內徹底執行薙髮的命令，引起了全城的抗議。7月22日，全城公推何茂、周順、邢季、楊芳、薛永、楊起、季茂等人為代表，去向方亨交涉。

方亨傲慢地坐在大堂上，向代表們喝叱道：“幹什麼！你們要造反嗎？你們这些奴才不想要腦袋了？好大胆子！現在是大清的天下，豈能容許你們胡鬧！”

“嘿，好不要臉的东西！你是明朝進士，頭帶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不羞！醜不醜！”代表們都指着他的鼻子尖反口大罵。

“你們打算怎麼樣？”

“要你收回命令。”

“那办不到。”

“好，你这狗官，等着瞧！”

代表們怒冲冲地从衙門裏退出來，把交涉的經過告訴了全城的老百姓。大家听了万分憤慨，个个咬牙切齒，要和奸官算賬。

7月23日，天剛朦朧亮，方亨起早坐着轎子到文廟去上香。全城老百姓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刻从四面八方跑來，把他重重包圍，强迫他取消薙髮的命令。

方亨說：“这是清朝的法律，誰敢違抗？”

大家說：“你是明朝人，為什麼要遵守清朝法律？”

羣衆將他緊緊地包圍住，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声嘲罵。有的向他擲土塊，有的向他吐唾沫，前面的人將他往後推，後面的人將他往前推，好幾次差一點把他推倒在地上。方亨一看情勢不妙，連忙往轎內一鑽，兩腳不停地躁着轎底板，气吁吁地吩咐轎夫說：“走，走，快走！”轎夫們抬着轎子，沒命地衝出人羣，一溜烟似的逃走了。

這時，有个叫許用^①的書生，从人羣中挤出來，气忿忿地大声說：“諸位！狗知縣不講理，我們也用不着和他客气。头可斷，血可流，髮絕不可薙！”

“对！死就死，死也不屈服！”到場的人異口同声的回答。

① 邵長蘅：青門集，許重熙：江陰城守後紀均作許用德；張廷玉等撰：明史，韓奕：江陰城守紀，趙曦明：江上孤忠錄均作許用；此處係依明史。

当天下午，城裏的人便動作起來。街上特別顯得拥挤。人人手裏拿着刀、鎗、棍、棒，敲着鑼，打着鼓，像浪濤似的向城隍廟西邊的縣衙門湧去。衙門口被擠得水泄不通。大家公推季世美、季从孝、王試、何常、何泰等人为首，領導大家高呼示威。接着，三声銃响，喊声頓起。从前門喊到後門，从正門喊到側門，一人領頭，万人响应，那声音就像一陣陣巨雷，震的山崩地裂。起初大家只在外面喊，後來漸漸挤進屋裏面，堂上堂下到处都挤滿了人，嚷着、罵着……刀鎗碰的叮噹直响。

方亨歪着身子靠在太師椅背上，低着头，一句話也不敢說。有人用鎗尖指着他罵，嚇得他渾身直打哆嗦，斜着眼睛瞪着兩旁的衙役，示意他們把众人手裏的兵器夺過來；誰知衙役還沒有動手，众人一声吼，一起拥過來，把矛头直抵到他的胸前，逼得他連气也不敢透。其餘的人在堂下大声叫：“把他拖下來！把他拖下來！”

正在這時候，忽然从大堂正中屏風後面出來一個人，青衣小帽，寬袍窄袖，腰中繫着藍色絲帶，脚下穿着嶄新的粉底快靴。他是無錫投降的漢奸苏提学⊙家派來的心腹。苏提学是方亨的老師，因为方亨新做江陰知縣，特地派他來道喜的。他走到堂前粗声暴气地向大家說：“好哇！你們幹什麼？這是什麼地方？公堂之上，任意胡來，你們眼睛裏還有王法，還瞧得起萬歲爺嗎？你們这些奴才們，个个都該砍头！……”

他的話還沒說完，只听下面一声喊：“这是奸細，打！”於是

⊙ 江上孤忠錄說是投降漢奸學使宗敦家所派 此處作苏提学，譯本江陰城守紀。

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下去。开头还听他嘴硬要强地说：“好，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后来只听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爷爷们，饶……饶命……”大家只当没听见，只管用铁锤似的拳头，一拳一拳向他的胸上、背上、浑身上下狠命地打，使劲地打，直打得他口裏、眼裏、鼻子裏都流出鮮血，方才住手。大家看他躺在地上不動，已經不出气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齐動手，把縣衙門裏的头門、二門八扇油漆大門摘下來，將屍體放在上面，點上一把火，就在衙內院子裏燒起來。

方亨看見火起，嚇得不知道應該怎麼才好，他慌忙从椅上跳下來，硬着头皮，打算親自動手去抓人，怎知身旁跳出一个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早一个箭步跨到他面前，攔腰一棒，將他擊倒在地上。隨後用脚尖踩着他的胸脯說：“你敢動？動就踩死你！”方亨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人們都挤攏來，緊緊地把他圍在当中，罵他、踢他、用唾沫唾他，把他的衣服帽子撕得粉碎。他開始不吭声，後來被打得吃不消了，只好求饒。

大家問他：“你还要不要我們薙髮？”

他討饒說：“不……不要了。”

“可是你已經貼了告示呀。”

“那……那不算。我……我可以給你們寫公文上去，請滿清皇帝下令……取消……”

“好吧，暫且饒你一条狗命！”於是大家鬆開了手，讓他从地上爬起來。

过了一些時候，大家散走了，方亨馬上实行報復，立刻秘

密派人將這天發生的事情，誇大起來報告給他的滿清上司，請求趕快派兵征剿。

傍晚時分，有人從衙門裏透露出這個消息，告訴大家說：“不好了！縣官已經寫好文書，請豫王、攝政王派兵來殺你們了。文書是他叫我抄寫的。現在已派人飛快送去了。”

大夥一聽，不由地大譁起來，一起吼道：“狗東西，不識好歹！剛才我們饒了他，現在反倒來算計我們了。去，都去！找他算賬！”

憤怒的人羣一起跑到縣衙去找方亨。大家把他從臥室裏拖出來，用夏布繫着他的脖子，問道：“你是想活，還是想死？”

方亨被勒的兩眼翻白，喘着氣顫動地說：“隨你們便，你們說怎麼就怎麼。”

“那麼，好吧，把他暫時關起來，以後再說。”

第二天，江陰的人民正式舉起了反抗滿清貴族統治的旗幟。消息很快地傳出去，四鄉聞風響應。附近十多万鄉民不約而同地自動武裝起來，往城裏集中。大家共同推舉典史陳明遇^①為領袖。城門口很快地就堆起了蔴布沙袋；預備了弓箭火藥；重要的交通路口，都挖了深坑，坑裏插上竹籤、鐵蒺藜。街上密佈了崗哨。家家戶戶都在忙碌，每個人都很緊張地作着準備。

戰鬥的号角响了，江陰的人民英勇無畏地在迎接着光榮的、艱苦的日子，準備承受血與火的洗禮。

^① 青門集、江陰城守後紀均作陳明逸；明史、江陰城守紀均作陳明遇；此處係本明史。

二 戒嚴除奸

這是起義後的第三天。

大清早，太陽剛剛出來，滿街上到處都是人。成千成萬自動組織起來的民兵，從城廂附近三十里內各個村莊和市鎮，源源不絕地集合到城裏。

城內家家戶戶都在積極準備抵抗。婦女們忙着預備乾糧，縫製行軍袋；老年人和兒童們，在幫助家中收拾東西，照顧房子，或者給新入城的民兵引路，送開水；所有城裏的青年男子，還沒有等到天亮，就都摸着黑到教場集合操練去了。

街上最熱鬧的是鐵匠鋪，經常有一大羣人在日夜趕製兵器。沒有武器是不能打勝仗的，因此只要是可殺敵的東西，都盡量找來使用。多少年塵封不動的武庫也打開了，所有生了鏽的戈呀！矛呀！刀呀！鎗呀！斧子呀！鋼叉呀！還有受了潮濕的火藥，和過了時的土砲，都從庫裏搬出來，整頓修理，然後分發給守城的戰士。

全城民心振奮，人人抱定決心，誓死反抗滿清貴族的壓迫。就从這天起，整個江陰正式進入戰時狀態中。

7月26日^①上午，為了商量城防問題，開了一個軍事會

^① 江陰人民從7月22日醴陵起義，到10月10日城陷止，共守城八十一天，在這期間發生的事件，各書記載的日期都互有出入，即便同一書中所記，前後含糊的地方和矛盾的地方也很多。本書作7月26日係根據江陰城守紀，以後同

議。參加的人有陳明遇、許用、顧元泌和各街坊代表，還有季世美、季從孝等民兵首領。商量的時候，大家都踴躍地發表着自己的意見。

有人說：“光靠江陰一縣來對抗清兵，是困難的，我們必須以逸待勞，堅守不攻。”

有人說：“守是挨打，還是攻好。”

有人說：“聽說義陽王在崇明起義，有大兵十萬；淮撫田仰駐屯在江陰附近；太湖方面還有黃蜚、吳志葵的人馬；應該派人多向各地聯絡，爭取外援。”

還有許多人，主張立刻派人去砂山請前任典史閻應元入城主持軍事。

大家爭論得非常激烈，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主張，但是，除了請閻應元入城主持軍事這個意見，因為顧元泌個人的堅決反對沒有通過外，其餘許多根本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薙髮，不易服，不屈辱，不投降，堅決抵抗，死守江陰。

會議結束後，陳明遇叫人給田仰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求援信，請顧元泌看後火速投遞；一面叫各人都回去加緊戒備。

這天傍晚，傳說清兵已從常州打到申港，離城不過幾十里了，城內頓時緊張起來。

入夜，江陰第一次宣佈戒嚴。

街上到處是崗哨，沒有一個閒人來往。偶然在黑暗中閃爍出現的是夜巡的燈光。家家戶戶都把門窗關上了，但是屋裏的人並沒有睡。

大約二更左右，有一個穿青布褂褲，繫白色腰帶的人，在牆角邊躲躲藏藏，形跡十分可疑。查夜的民兵看見了，連忙喝問道：“什麼人？站住！幹什麼的？”只見那人口裏嚇喘了半天，一句話也答不出。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這是奸細，把他緝起來！”

第二天天剛亮，捉獲奸細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城。大街上又熱鬧起來了。人們都從家裏跑出來，互相打听消息，你一句我一句地談論着昨晚戒嚴的情形。

有人問：“奸細呢？”

回答說：“已經關起來了。馬上就準備審問。”

“咱們都去看審奸細去，好不好？”

“好吧，去吧，去吧，大夥都去。”

於是，一股人流很快出現在通往縣衙門去的街道上。

公堂上一切早就準備好了。正面設着公案，擺着筆、墨、硯池。正中坐着陳明遇、顧元泌，兩旁是記錄口供的書記。公案兩邊站着兩排民兵，手裏拿着大刀，精神抖擻地挺立着。堂下院子裏擠滿了觀審的老百姓，一個個屏息靜听，鴉雀無聲。

不一會，審判開始了。

奸細被帶上堂來。他手上帶着手鐐，赤着腳，披散着头髮，低着頭，雙膝跪在公案的前面。

陳明遇先叫他抬起頭來，仔細端詳了一會他的面孔，然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半晌才听他回答：“我叫時隆。”

“你既然敢混進城來做暗探，必定有人指使，說！誰派你

來的？”

“常州太守宗灝。”

“他派你來做什麼？”

“派我……派我來……”

“快說！”陳明遇狠狠地將驚堂木用力一拍。

接着兩旁的民兵一聲吆喝，嚇了他一大跳。“是，是，我說，我說……”他的聲音有些發抖，“他……他給我們每個人火藥四斤，銀子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文……叫我們先混進城，躲在隱蔽的地方……約……約定大後天（指7月30日）的夜晚，要我們在城裏放火，等大家都去救火的時候，我們把城門打開，清兵從外面殺進來，我們好裏應外合。”

陳明遇問：“你的火藥呢？”

時隆顫抖地說：“都藏在城隍廟裏神龕下面。”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就只我……我一个人……”

“胡說！”陳明遇將臉一沉，又把驚堂木使勁一拍，“你剛才口口聲聲說‘我們’‘我們’的，这回怎麼又說只有你一人？說！放老實些，不准有一點隱瞞！”

時隆被問得啞口無言，已經沒法狡賴，只好低頭承認，“有……有七十多人。”

“究竟有七十幾？”

“哦，實在的，老爺！確數我弄不清楚了。”

“好吧，”陳明遇略微沉思了片刻，接着就把話鋒一轉，“我再問你，城裏誰和你們通聲氣？快說！有誰？”